

九成宮醴泉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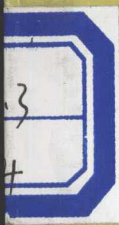
楷書【唐】歐陽詢書

漢

漢

風

風



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简介

丁巳年
31日

该碑为欧阳询七十六岁时所书，唐贞观六年由余雪曼刻于陕西省麟游。

此碑为欧阳询奉皇旨而书，用心尤甚，用笔、结构皆不敢有丝毫逾矩，故具有很高的境界和品格。在欧书的碑中，该碑字迹较大，字形最为规整。其它各碑虽结构紧凑美观，但由于采用“内逼法”（亦称“背势”），故点画皆集于中心，而此碑的结构则较为宽松，用笔也似所谓“七擒八纵”，十分自由自在。最佳境在于转折和弯曲之处，进笔止笔无不自然天成，似方非方，似圆非圆，与《黄庭》、《乐毅》呈同样笔意。乍看此碑，给人一种同样形状、大小的木块整齐排列的感觉，但若仔细审视，则横画与横画的间隔，竖画与竖画的长短和间隔皆绝非一律。笔画多的字，将其短的笔画缩短，长的笔画拉长，横、竖、撇、钩诸笔画错综之处，于“四面停匀、八边俱备”的均衡规整之中又呈现一些微妙的变化。然而，由于该碑过于有名，拓本种类甚多，若非上佳拓本，则上述妙处皆难以体味。宋拓影印本有近十种，依笔者仔细研究，日本东京二玄社及清雅堂出版的附钱大昕、杨守敬跋文的某氏藏本，锋芒清晰可见，肥瘦适中，当为最佳拓本。早年故宫博物院精印的明驸马都尉李祺本，虽略嫌过肥，但存字最多，亦当称善本。

如何学习《九成宫醴泉铭》

今井凌雪

牢牢把握整体感

本书以一字一字为解说单位。学习楷书，用此法固无不可，然为抓住特征，则以将几字为一单位同时观察为宜。此外，若条件许可，与其它楷书古典作比，则更易领悟。

《九成宫》的文字一般略呈竖长状，给人一种耸立的感觉，如锻炼有素的四肢舒展伸长，胴体则收缩得很紧凑。

我住奈良，常经药师寺附近，每见那于松林中面向天空矗然而立的三重塔，必会思及《九成宫》的文字。塔姿呈现一种与周围的大自然十分协调的美，但这种美并非自然美，而是一种机能美。《九成宫》文字的美亦当与之相通。

作临书研究时，注意一点一画，并进而分析用笔的细微之处，此固重要，然牢牢把握整体感亦不可不记，否则便会在练习时失去了异同的比较。

书法表现技法的要素和书风

书法的表现技法分为用笔（点画的书写——笔的用法）、结构（点画的组合——字形）、章法（字的排列——大小和位置）三部分。此三者以紧密的因果关系而形成了作品的书风。例如对于《九成宫》的字形来说，它的那种线质就最为适合，写了几字时，如原碑所见，文字周围形成宽裕的余白，就显得最为相称。此三者中的任何一种若换成其它书风，则《九成宫》的书风就不复存在，它的美也就消失殆尽了。由此可知，《九成宫》的用笔、结构、章法固然重要，但制约三者因果关系的法则更为根本。当然，在现实中要想掌握这些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，唯一的方法就是首先对具有特征的《九成宫》的用笔、结构、章法进行一一探索，然后细究其背后存在的普遍法则。此外，对外在形态的观察分析越是具体、细密，对普遍法则的体悟则能越快地达到。

质朴平易的点画

一般来说，《九成宫》的点画缺乏表情，这似与刻法和碑面的磨泐有关，但若与同时代的《雁塔圣教序》点画的富于变化和动感相比，则不难看出主要还是由于作者在创作《九成宫》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种高度森严谨肃的心境，而当这种意识发展至极时，反倒使其成功地表现了内部涌然而生的一种力感。唐代一般的用笔法，正如在光明皇后的《乐毅论》和张金界《奴本兰亭》中所见，多屈曲，给人一种精雕细琢的感觉。《九成宫》的点画看似质朴平易，但实际上也内藏着复杂的笔法。近卫家藏的《千字文断简》能如实地反映这一点。“菓珍李柰”四字以及“坚持雅操”以下的二十字，虽因字数太少，笔者也不敢妄加定论，但明显具欧法书风。从该作品或光明皇后《乐毅论》以及张金界《兰亭》来看，《九成宫》的文字由于付诸碑刻形式，从而失去了丰腴、润泽以及运笔的微妙风韵。

字形

右上向的态势和字座 《九成宫》的字形一般呈右上向，这与横画的形状及力的分布有关。各字的周围必须要有“余白”，这种“余白”也可比作是各字的“势力范围”，我们称之为“字座”。字座的大小与字的力量强弱相应，而且随字的结构而发生变化。以《九成宫》的字形为例，由于结构紧凑，所以字座若不留得大些，就会给人一种逼仄的整体感觉。反之，若各字的内部已有相当的余白，如颜真卿的楷书，则字座就无需大了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一点一画。根据笔画的强度、指向以及各部分力的分布情况，字座的宽窄和形状都有所不同。《九成宫》的横画都在后半部分加力，因此字座形成一个右边略大的卵形。若干点画组合成一字或写若干个字的时候，若各自的字座重叠，则即便点画本身或文字本身并不重叠，也难免给人一种局促的感觉。相反，若空间超出字座大小，则会失去充实感。当然，这仅仅是一种感觉方面的问题，因此无法做严格规定，但这类现象是确实存在的。若将《九成宫》横画的字座比作右边较大的卵形，当其反复出现时，便不能不形成右上向的姿态，也就是说横画向右方形成放射状。这种状态在碑中随处可见，但以接近碑末处的“慶”字最适于为例。如果说《九成宫》中文字呈右上向可归因于横画的力的分布，那么也可用此解释相反的情况，例如《高贞碑》的文字给人一种右下向的感觉，这是因为书写时在横画头部着力而致。在这里，起最根本作用的是横画的状态，亦即“线质”。线质是由作者的个性及学书的经验而决定的，因此，以字座为媒体，形成了一个系列，即：个性——字形——章法，以此为骨架，便产生了书风。

掩盖背势的缺点 《九成宫》的背势是人所皆知的，许多习《九成宫》的人也正是将学其背势作为自己目标。这是不难理解的，但我觉得还应考虑到的是：字形取背势，固然可以给人以紧凑感，但正因如此，也往往容易显得褊狭、固滞、萎缩。所谓“书风”，大体上是一种倾向性。既有倾向性，则必然是长短处并存。人皆只愿强调自己的长处，而不愿示人以自己的欠缺，但既然长短之处在客观上是交织在一起的，所以就应当考虑怎样掩饰自己的短处。《九成宫》在这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技巧。我认为在学习《九成宫》时，较之模仿其特征，倒是学习其掩饰短处的方法更耐人寻味，更裨益于自己。

从《九成宫》的结构看，为了减轻紧缩感，将主要的撇、捺以及长横画、竖画的头部等处大胆地拉长。当然，若将所有的笔画都拉长是不会有效果的，《九成宫》的方法是仅仅突出一根或一对笔画，而将其它笔画收缩，起到相反相成的效果。

其次，《九成宫》还采用了相让相避和补空的方法。“相让相避”虽是谁都知道的结构法常识，但《九成宫》却将其实行得尤其巧妙，尤其彻底。对字中的短点画，尤其是多笔画字的点画，《九成宫》都小心翼翼地配置得不让它们互相接触。《九成宫》的点画从拓本的白字来看，显得很粗，但像本书这样将其放大后看，就显得意外地细了，再加起收笔和转折都处理得干净利落，因此就容易做到点画间的不接触了。结字的要谛谓“密处不透风，疏处可奔马”，《九成宫》完全地实现了这一点。现试以第一页和第二页为例，“泉”、“夏”、“則”、“長”等字框围中的短横画与框围的竖画都左右不靠，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褊狭之感。“閣”、“周”等包围式文字的内外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。“鉅”字的“巨”、“郡”字的“阝”、“殿”字的“展”都将一般认为应贴合的地方处理得疏松，造成一种透风的开阔感。“銘”、“勅”、“竦”字偏旁中的两点以及“监”、“孟”字“皿”中的两笔，都留有空白，使之不与周围接触，给人以宽裕感。由此可知，在学《九成宫》时，重要的是应仔细观察字中的点画是以怎样的关系而相互结合的，特别是点画之间是融合还是分离。“暑”字中“者”的第一笔短横被第二笔竖画一分为二，右边部分不应过长（左边约为右边的二倍），不致碰到第四笔撇的头部；“壑”字那复杂的点画全都互不接触，“冠”、“竦”字中“元”、“立”的两横略朝中心（右方）张开，使中心部显得宽敞。这些都堪称绝妙之笔。这些手法都不仅限于楷书，也可应用于其它书体，但实际上却被许多人忽视。

均间 我们再以字座为例谈谈均间问题。所谓“均间”，一般是指使点画的间隙均一，因此往往会使人以平面的大小，距离的感觉去考虑这个问题。但若再加上点画的字座这个要素，问题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。由于点画中有力感和取势的强弱差别，因此点画的配置必须与之相应，仅仅使距离间隔均一已不够了。在这一点上，《九成宫》也提示了一个

很好的样板。就“宫”字五根横画之间来说，一般都处理为等间隔，而《九成宫》则并非如此，宝盖头下方最宽，而两个“口”字之间最窄，这是因为被罩在宝盖头下方的部分显得繁杂而狭窄，所以上面就多留些间隔；而两个“口”字之间由于外间余白的映衬而显得宽敞，所以间隔就留小些。“無”字的三横也是同样道理。第一与第二横之间比第二与第三横之间宽，这大概是由于考虑到四根竖画都在第一与第二横之间出头。

稳定的手法 《九成宫》中有许多字呈右向上，给人以耸肩的感觉，还有许多字如头上带伞一样，呈朝上放射形的结构。遇这类情况，怎样使其稳定便成了一个大问题。《九成宫》用将下部朝右挪动的方法，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以“宫”、“靈”、“鬱”字为例，“宫”字下面的“口”，“靈”字中“巫”的竖画亦即中心，都向右偏移，“鬱”字中“寸”的竖画比其上方“木”的竖画偏右，防止出现“耸肩”，加强了整体的稳定感。

“口”字等实画框围中的四角的余白处理得十分高明。“口”字的外形由于下方狭窄，容易给人一种局促感，但由于当中的余白呈矩形，因此产生了一种稳定感，因为将“口”右边的竖画写作三角形，从而改变了字的外形和内形。一般来说，框在笔画中的余白的角越接近于直角则越给人以稳定感。

结尾的话

关于章法，不打算再谈。从形式上说，是讲究均齐，即一字字排列规整，但应特别指出的是，正如前述，该碑的字比较讲究余白。

以上是我学习《九成宫》的一点体会，但我想：古典之所以为古典，是由于不管到何时，总有与学习者的能力和程度相应的东西可学。因此我也仍须认真学习。不过，即便仅仅是本书中所学到的这点体会，也使我收益匪浅。我写楷书时，并不很想写得像《九成宫》，倒是在用行草写条幅之类，为字的态势和点的点法等问题一筹莫展时，《九成宫》常常会突然浮现在脑中，并因此而使我豁然开朗。

州

可

之

炎

申

弱

中

起

典

尤

冠

寧

合

今

參

蒸

臨見

臺

夏

憂

焉

為

御

色

道末

未

土

幾

不

介

庭

廊

延

迴

得

德

蠲

工

龜

物

日

竭

非身

北四

東西

今

上

仁

下

往

人

力

顯

王

齡

正

乃